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五十五

明 陸深 撰

記四

嘉興新建察院記

我朝御史列居兩京皆謂之十三道各統以都察院道視十三省南北盡同而同以浙江為之首其制然也御史凡奉命而出所至則謂之察院匪若六曹諸司各以

本曹繫其體然也是故御史職在肅僚貞度察院得專達上下維地維人固兩重哉嘉靖五年中秋日嘉興府新作察院成嚴整壯麗甲於兩浙嘉興浙首郡也凡御史至入境按治與御史按竟受代去必於是洛陽潘公倣適以浙江道御史按浙庶政維新乃以嘉興守蕭侯世賢為才蕭侯謀諸二守王君大化將改作察院以繫體制爰瞻城中得廢寺一區相與規畫以授諸匠氏會公代去御史朔州盧公問之寔來睇視規材因以議於

分守參政胡公誨之胡公曰宜為計永永於時參政朱公
應周僉事喻公宗之蔡公汝建史公文材先後行部至
胥相之垂成會盧公以憂去既乃訖工蕭侯以書告于上
海陸深曰願有記深不文竊聞之先王之範政凡以待
人也君子之寶位凡以行道也器者道之所寓無斃無
復無振無起此位置本末之論天地之化所以常新葢
不獨一察院然也法以人行人以地重御史之所為重
凡以行法也察院之所為急凡以奉御史也廉遠堂高

羊存禮在此名實精粗之論天下之紀賴以不墜蓋不獨嘉興一察院然也顧天下之政有體有制出於一人符之百世成於一方則於四海是文武周公之意以待後之人明於此者謂之知辨於此者謂之禮舉此而集者謂之才若兩御史之賢二郡侯之績於兹察院也皆不可以不記是役也費出於羨耗工成於顧募役徵於優隙以金計者六百有四十五兩有奇以日計者三百有三十以工計者九千有四百有九十為堂五間崇二

十四尺贏廣七筵深五之三翼堂而左右之者為室各二堂之前為露臺覆露臺者為軒棚為房以處寀吏者列之東西各五間候隸房亦如之引堂而後者為穿堂五間後堂亦如之間為臥闥者二為烏臺三間臺之崇四尺為書房十間居廳堂東西之際為生吏房三間門有儀墀有級庖有所湢有床浴有室溷有舍書房之東西偏各有隙地西為圃可射東為亭可憩亭之南為池可臨總之為地十有八畝南北四十有八丈東西三十

有三丈總之為屋八十有三間經始於四年十月之望佐之通判李君源與董君琦張君珮推官南仝而王君大化實始終之邑令之與有事者嘉興則龍君欽秀水則趙君章桐鄉則董君鋐海鹽則劉君桂平湖則鄭君瑚崇德則葉君瑞嘉善則李君調元有勞其間者則典史李王梁珍也

江風遺憾記

江風遺憾終慕也終慕為誰歙之吳生鰲也生之言曰

鰲早孤生才六月耳無所知知乳哺又漸知視息僅
識母襁褓不能離又漸識母顏能辨母聲時時見慈節
孺人出之懷中撫頭而歎淚續續霑臆揮灑嗚咽罷又
或呼天長吁即摩挲號曰未亡人洪故家官族也固能
死所不死者恐吳氏鬼不食耳言已復泣泣不復已鰲
當其時漫不省是何等言是何等狀也孺人勤紡績以
育鰲又漸教鰲以詩書鰲奉孺人惟謹鰲漸欲覓父所
在見時隣舍家悉事游賈或經歲還或經數歲未還意

久亦還耳亦不敢問又漸聞父客死他鄉不復還意惝恍叵測慈節始告之曰兒咍兒父果沉溺死死時余年二十今日久矣初商游於越歸自荻港人馬同舟中流遇風與俱覆矣鰲聞之號慟幾絕遂復修先業事遠遊將以訪鴟夷之遺蹤哀箜篌之餘韻每涉江水颶天風輒擗踊涕泗終日士大夫憐之為題江風遺憾或賦詩以弔鰲以慈節顏堂以為鰲母慰友人汪子裒其言致之陸深予感之為書其事曰生死天命也禍福人事也

修事以俟命幸不幸存焉處死有道蹈禍有數不幸猶幸也獨其周旋於禍福生死之際依倚於義理慈孝之天者君子謂之世則聖君賢相將必求其人以揚礪引長之謂之世風風噫氣也鼓盪萬物以振迅八表莫速焉貞哉洪孝哉鰲是可表世風乎鰲之父諱賜字思寵

重修松江府學記

正德己巳江南大水而松特甚越明年庚午水再至浸

公私廬舍凡旬有五日而退退而學宫壊特甚又明年辛未夏内江喻侯時以才御史來守松至既禮瞻大懼弗稱乃進師弟子而問故已又進父老於庭問疾苦外使之言其故皆前對曰自昔弦誦有堂有隍厥惟天災以渝舊觀侯歎曰是在我凡起天下於弊者乘其未極則費寡而功多若是者失今不為他日民有十百其勞者矣松民甚憊而又遺之後艱謂何是誠在我當是時府庫無羨財侯乃撙節浮費殫竭心力至冬而後始事

而令于教授彭鍊曰教授職務稀宜試督於是且爾也
能廉遂以規約相予予觀厥成焉鍊曰諾即日鳩材募
工因以役民之不能食者咸踴躍恐後由是易腐以堅
益圮以阜整頽輝黯次第舉矣會樂安詹君崇以進士
來推府事旦夕倏之勤勞也憮然曰獨太守責耶適被
符攝令華亭維倏之命以身任之百費有加事乃告集
寔甲戌歲之秋也凡歷四載自大成之殿明倫之堂殿
之東西廡堂之左右四齋尊經之閣魁星之樓崇德養

賢之堂旁之鄉賢之祠講誦之號舍游息之亭館禮器雅樂之藏庖湢廨署之所後之鄉射之圃外之櫺星之門成德達材之坊登雲之橋皆還于舊維新有作者則仰高之坊以冠於文廟云偉哉皇乎教授君身親厥功以其始末走告于陸深又以其弟子員王輔而下凡三百人合詞曰是功鉅矣何可忘願昭示來裔深維皇朝建學徧寓內而輔理之才於是咸出松之人才嘗甲天下矣今天子右文求賢皇皇弗給維是棟宇之敝也不

患其無復也吾獨愛驗侯心之仁也以侯之知體也不患其無助也吾獨愛詹君義之勇也葢自古豐功懋績必有偉才長識之士以為之於其豫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隂雨徹彼桑土是已亦有同心一德之人以相先後不言而喻帝虞之典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是已夫有周公之才為夔龍之讓則和德濟濟彝倫攸叙休徵臻而彝倫叙矣是故顔淵曾參之徒相與從孔子於困窮之中以删次其說而傳固以望之天下後世也若玆

一役可謂備矣宜有記贊之成者同知侯君自明孫君璽通判聶君瓚錢君貫參之者華亭縣丞趙才也

羅氏義宅記

昔高平范文正公作義田以贍族世傳以為盛事今歙羅君作義宅蓋聞范公之風而興起者也予亦欲傳其事羅之肖者曰滋將廣其傳以告予久而未有以答也兹乃伐石請書其詞曰宅以義名合族也義取於辨何合之為夫物久必繁繁則必合合而無辨何以能久是

故合之所以成其辨也羅氏之宅凡七畝其居凡百有九十其族凡三十有六堂曰義堂圃曰義圃井曰義井其田百畝其租百石在羅定之里嗚呼羅君無范公之名位與爵祿而彷彿范公之舉措君真義士哉夫義利之判久矣羅世以貲高鄉里至東峯君並昌大東峯名元孫慷慨游江湖間所務者營什一以計贏縮若為利謀也而獨有志於作宅君真義士哉予惟世人愛身重自一軀外若靳靳然且以吾身而視吾之兄若弟未有

如吾身者也自兄弟以至於為從為再從未有視之如吾之兄若弟者也自再從以至於為緦麻為袒免又未有視之如從若再從者也蓋其屬遠故其情跡遠則易忘跡則易離雖欲視之如吾身視之如吾之兄若弟視之如吾之從若再從不可得也雖然自吾觀之此吾之兄也此吾之弟也此吾之從此吾之再從此吾之緦麻此吾之袒免也自吾之祖若考而視之皆其子也皆其孫也皆其子皆其孫則其所以衣之食之煦之育之姻

之嫁之安之養之以至於合而撫慰之者皆其心也吾祖若考之心將以衣之食之煦之育之姻之嫁之安之養之合而撫慰之而吾之族人或至於饑寒困苦離散而莫統吾未知吾祖若考之心宜何如也嗚呼此羅君之義宅世不可少世又可少傳也哉雖然羅君之族三十有六矣自三十有六而又廣之其族漸以滋其費漸以繁吾懼夫七畝之宅百畝之田未足繼羅君之志也為羅君之子孫又宜何如也重義輕利以毋隊墜是舉此

固世風之所關獨羅氏也哉千百世之下當與范公並傳無疑余故太史氏樂書其事故書

薜荔園記

深讀太傅王公志震澤稱兩洞庭之勝往歲舉進士與今侍讀徐先生子容為同年先生西洞庭人也太傅公之言曰西山之起甲科寔自子容始夫山水之勝洩之乎人高賢之以聲光埀世也建置經位心目之所及則山益高水益深景益清遠造化之巧所不能與者又託

之乎人若徐氏之於洞庭洞庭之有薜荔園是也園之廣凡數畝地産薜荔因以名園云園之景凡十有三曰思樂堂曰石假山曰荷池曰水鑑樓曰風竹軒曰蕉石亭曰觀耕臺曰薔薇洞曰栢屏曰留月峯曰通泠橋曰釣磯曰花源四時朝暮之變態無窮而高下離立足以當欣賞而遊高明可謂勝矣洞庭既勝而園又勝也使人樂焉若仙居世外煙霞之與徒而日月之為客也君子有當世之志者疑於習宴安而畧憂勤矣似乎有所

不暇侍讀之言曰薛荔之有作寔自先太史公始太史公謀以娛靜菴府君之老也而未成成之者縉也是故堂曰思樂先公府君木主在焉一石一峯先世之藏也至於一泉一池一卉一木之微亦皆先人之志也每一過焉陟降汎掃之餘怳乎聲容之在目縉也何敢以為樂願子為我記之以示後之人深道吳輙望湖山思一到焉以考信於太傅公製作之奇遂拜思樂堂下與先生講通家之禮往來通泠橋遍遊茲園以觀里仁之化

未償夙心焉其何辭之能爲雖然深少側聞徐氏之世
西山也種德修義自靜菴府君而上數十百年矣含宏
潤澤至於太史公有述焉延和當秀乃大發之乎侍讀
先生才富而學精雅負世望爲天子講讀之臣獻沃弘
多聲光方起將踵太傅公後冰輝玉映於西山之間以
爲族望以爲鄉榮固有大於茲園者而茲園之成也可
以觀繼志之孝焉可以見後樂之仁焉可以見裁成之
道焉可以見垂裕之謨焉合是數美不可以不記

静虚亭記

昔孟子稱舜為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及孔子困窮身為匹夫與其徒弦誦以自樂至稱顏子則曰賢哉不改其樂顏子之所有簞食瓢飲之外無幾也夫窮達天下之分也達之至於天子窮則至於匹夫窮達之極也樂乎天子與樂乎匹夫無以異也何哉凡欲因於有者也妄成於動者也交於有而俱出役於動而莫止雖以天子之大通而累方將焉以匹夫之易以至

足也而競方生焉故曰惟虚也足以涵天下之變惟静也足以宰天下之動自天子至於匹夫者境也外也有時而為天子有時而為匹夫而我未嘗與焉是故不以天子之樂加乎匹夫不以匹夫之樂易乎天子無我者也其知静虚之道者與顔孟氏歿而聖人之澤微矣迺有虚極静篤之説行焉彼豈無以異乎權數流蕩之為也而較較然滯於形器之小猶有我也故曰濟天下之務而不累静之至也成天下之化而不居虚之至也是

是非非之辨也吾友顧君德彰學有本原超然獨會於事物之表作亭後圃名曰静虛以求孔顔之樂遭時任用不鄙州郡之煩猥存乎我者無適而不豫也孟子嘗曰禹稷顔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是致一之學也德彰請曰願書為記以張亭之牖下

儼山集卷五十五

儼山集卷五十六

明 陸深 撰

記五

沐齋記

黄子汝新顧名思義顔其所居之齋曰沐以問於東海陸山人山人告之曰沐之義大矣哉按沐从水从木成文又曰以木受水為沐山林之間萬木叢萃焉淡旬告

旱焦槁枯焚沛然雨之蒽蒨改色早夜滋露欣欣向新
勾者伸萌者達有不容遏之勢至於榮華果實以顯設
造化生生之妙迨夫水泉涸落然後歸根養困以迓維
新之會夫人心猶木也顧可無義理之沐哉易曰日新
之謂盛德屈木為檗準以規矩捄水貯之時其寒煖以
湔濯人身之污垢一新舊染用享上帝成湯之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利欲猶垢汙也顧可無沐浴之
功哉彼異端者流窺見元化之秘妄意時日之間亦嘗

以夘酉為沐浴矣鑿泉揠苗將襲取助長𦂳新新焉是襲抑末矣非汝新之謂也夫水木曰沐以自新也木水曰沐以新人也敬立而義行體周而用具斯義也孔子之舊也汝新其究而一新之哉汝新之先人未軒先生嘗以是道佐皇明之中葉顯而未融遂啓莆陽文獻之傳過庭之餘厥有聞哉從子如英山人同年進士也交舊而情新茲歸莆儻以質焉汝新曰願為記

怡怡堂記

歙據江南上游山愈高地愈狹是故境愈勝居愈密而齒繁其人往往游寓而散處也夫境勝則難遷居密則易爭人散處則情常不聯其勢然也由其勢而忘其俗之厚薄者恒民也夫難遷之至也鄙吝生焉爭之易也仇讐樹焉情之不聯也途人至焉君子將思變而通之乎通之者豪傑也黄君緬字惟中世家於歙慨然念地之故既以千金拓其宇又以若干金作堂若干楹工訖進其二弟約經而詔之曰斯堂之成也豈曰予之侈乎

吾弟之相也抑亦先人之緒也昔之湫隘者今茲翼然其有立乎昔之櫛比者今茲廓然其有容乎昔之互出入者今茲驩然其有合乎桑梓森然其前後乎山林蔚然其環衛乎吾與若安焉息焉迎和導祥以引嗣續于百世也百世而下將復通之則斯堂也豈惟黄氏之堂哉抑亦歙之堂哉且不朽矣雖然非予之所敢必也二弟跽而俯曰唯唯於是兄作於前弟奉而趨兄止於中弟列而侍寒燠以時風雨以除弦誦俎豆日相周旋於

堂隍之間蓋怡怡如也宗黨過而落焉共顏之曰怡怡之堂以成惟中載拜謝曰不敏敢辱教介予友人楊君伯立請記於予予交黃氏有日矣惟中懷清通之才篤厚彝倫崇尚文藝約字會中抱珪璋之器誦説載籍醞釀經綸經字守中勵高尚之操維持清門總統内範兄弟若此固足以望於歙矣而况於茲堂之作哉貽謀端本有出於風氣之外者豈豪傑士非耶予雖未獲登茲堂以覽觀山川之會合稽驗土木之精工考紀歲月之

早暮以激引聲光於永永予獨愛惟中出於風氣之外

也一居室且然況有大於此者哉夫一家始於一人有

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

子孫子孫以至於百人千人萬人其始本一人也由一

人以至於途之人此古人之所以難也夫婦父子者恩

之屬也兄弟者禮之屬也恩屬則固禮屬則疎故兄弟

者恩之漸殺而禮之本始也恩以附於禮者兄弟也孔

氏之訓曰兄弟怡怡豈非以其難哉夫怡怡之謂也和

之至也和之至自兄弟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於茲堂哉予與會中有麗澤之雅會中方將以禮魁天下因取其義之合於禮者俾惟中歸而刻諸堂以為記

鴈山圖記

古稱山河兩戒南戒盡鴈蕩山云山高四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至棲之故曰鴈蕩袁采云鴈蕩山温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遥山蓋純石而

土山不與焉沈存中云諸峯峭峻險怪不類他山當是谷中為大水衝激土盡去而石獨立爾采復為圖序總之云東西四谷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水自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于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峯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

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峯以達黃巖左有谷曰南北閤南閤乃鴈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焉鄭向文云古樹老藤蔽虧天日林顛葉隙時見異峯餘波洩注流為飛泉高自雲霓懸瀉數道鴈山之大畧如此其雜記一時之勝者石梁云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瓴中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靈峯洞云兩大石相倚如合掌至

掌中望見山嵒中青天如懸一片冰靈巖云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如游魚喚喁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能仁云鴈山西南一峯絶高下視衆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常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纔一握大倚為指南西谷云出南户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腰綴下而刳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胃而部其户䶬者窊者仰

者歛者冪者訛者傴者啄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又云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絶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正中僅到山顛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韋一線白李孝光云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鄉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户也益深入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文人之所次第如此予聞之土人言秋遊鴈落有以哉南土溫

溽春氣氤氳故有毒螫至草木黃落毒去乃可入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毫毛蔽遮嗟乎遊貴及時也哉予將問途焉有告余者曰鴈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嶼過長嶴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巖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巖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嶴抵窑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峯五十有三西谷之峯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峯有泉五有巖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

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峽一曰經行門一即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丹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為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菴三而八扇為八菴有亭四而看不足為奇堂一曰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余性喜登臨中歳四方行萬里而勝處必往葢嘗至天台云獨於鴈蕩有眷眷焉今老矣乃畫為圖聊以資卧遊之適爾因考論其槩為記近時陸文

量以藩參出遊具列形勢謂西湖諸峯為劣至登平霞則獨立四顧疑非人間世也潘三峯御史加品隲焉謂有厲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厲拔如介空洞如通雄渾淵澄如旁行不流各舉其人類之則又出丹青談笑外皆有關於兹山也因并記之

頤豐樓記

歙據萬山之顛多舊家人務本而俗禮讓顧田狹而齒繁也力畊或不足族聚而重遷也密屋而難容故其地

多樓居嘉靖丁亥汪氏之新樓成軒爽堅緻為一方望
蓋克尚之居也扁曰願豐而請記于余使再至會余有
遠役也克尚送之重申其請余叩之曰今世故家舊族
喬木日茂而手澤就澌矣其子孫之賢而力者往往以
更新室堂為繼述之大蓋其意亦欲傳之子孫以為燕
休生息之地耳至于支分派屬則門户各有掌握雖一
瓦寸椽之微必計爾我以為承傳之大雖至親有不相
假借者蓋一室事爾意至狹也杜詩之所謂願豐憂國

者之事卿大夫職業也於子何居克尚之言曰綺田野人耳何敢與於國謀顧念穀粟桑麻生民之天也一遭歉儉則骨肉有不相保者矣奚暇禮讓之圖且身處瘠薄之地人力雖盡孰與天時衣食既充仁讓可廣是故恒願時和年豐如唐虞之世綺得為堯舜之民而茲樓庶可保之子孫矣予聞之曰是安得有道者之言哉夫天人一氣耳志之所之氣必隨之願望所及天亦應焉至其效之淺深遲速係其誠否何如耳是以咨嗟嘆悼

之聲或名水旱災戾之變而和平恬淡天日之所為清明也此中庸之義而儒者之極功克尚其有聞於斯哉一樓居而公心昭焉誠意萃焉仁澤寓焉將所謂庶幾者非耶雖然稼穡王政也燮理相業也家國人道也兼之者身也盡之者分也通之者一也克尚亦何負于卿大夫哉因書為樓記

燕翼堂記

詩之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蓋言圖遠也凡遠之圖

則近者始有所籍若乃圖近於近則尤近者或有所遺而況於其遠者乎此古文武周公之志也夫文武周公聖人之備者也其所圖維經畫匪徒用以造周而已實以教萬世於無窮爾萬世而下有能師文武周公之志而用之乎師文武周公之志而用之則利用安身動罔不吉而況於其細者乎予故有愛於黄氏之堂也歙黄氏之裔曰文晟父一旦顧謂其子壽貴積輩曰吾黄氏自芮公避地於潭渡八百餘年矣先世思誠之堂燬吾

力復之令吾復抱孫矣合族之會不已難乎於是壽等咸曰諾乃擇地於思誠之東復作一堂既成而軒豁美麗據山水之勝扁曰燕翼父父子子祖祖孫孫世相踵武於其上蓋秩如也積來徵記記曰君子之居室也非徒以光門庭侈輪奐而已也蓋亦有義存焉是故先人貽之于我承之是之謂傳世自我作之後人受之是之謂永世傳世之謂孝永世之謂仁斯義也在身成身在家成家在國成國神而明之無鉅細無精粗其究一也

昔周之興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既其終也咸過其歷雖曰天命亦由文武周公相與經畫而圖維者以深長之思為久大之計若詩之所詠者而黃氏之堂義有取焉斯亦文武周公之徒非與則潭渡者固黃氏之豐鎬而茲堂將不為魯之靈光也哉雖然詩之頌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蓋言祖宗之所以裕其後者非徒以基業為也抑亦有善道焉夫善莫善於仁黃氏復以仁孝與斯堂並傳焉則傳潭渡之族之盛豈可以世計哉於是積

再拜曰此家君之志也遂書爲記

儼山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五十七至五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五十七

明　陸深　撰

史記一

周大記

周后稷名棄帝嚳子也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原為帝元妃姜原出見巨人跡履之而有娠居期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皆腓字之又棄之林中會山林人多

遷之棄之冰上飛鳥覆翼之姜原以為神乃收養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稼穡焉民皆則之堯聞而舉為農師有功帝舜曰黎民阻饑爾稷播時百穀封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死子不窋立不窋末夏后氏衰廢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

百姓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戴之薰育攻之民怒皆欲戰古公曰予不忍為乃去豳踰梁山止於岐山之下豳人盡復歸於岐下及他旁國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營築城郭而邑焉作五官有司民皆頌之

古公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興其在昌乎太伯虞仲乃如荊蠻以讓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禮賢下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自孤竹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美女

奇物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譖
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請去炮烙之刑
紂許之西伯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如周
俱讓而去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
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而徙都豐明年西
伯崩謚為文王文王因羑里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蓋即位五十年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
之訟云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

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伐紂畢立賞罰遂興師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舟既渡有火下于黄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歸二年紂昏亂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不可

以不畢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十一年十二月戊子師畢渡諸侯咸會乃作太誓二月甲子昧爽至于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誓曰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爾所不勉有戮事已諸侯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師尚父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皆倒兵武王馳之皆崩畔紂紂走反

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稽首再拜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紂之嬖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侯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又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未集武王乃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

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南宮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名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

以望商邑武王至周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武王病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疑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於

宋收殷餘民以封衛康叔康叔武王少弟也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民周公作多士無逸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歸在豐作周官正禮樂制度於是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息慎之命成王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武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康王崩子昭王瑕立時王道微闕昭王南廵狩不返卒於江上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作冏命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為粲夫粲物之美也女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必亡康公不獻後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

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而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王而專之其歸鮮矣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名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告則

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名公曰吾能弭謗矣名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奔彘太子靜匿名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名公曰吾昔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名公家二相

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王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于姜氏之戎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可王不聽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

王孼褒姒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檿弧

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初王娶申侯女為后而生太子宜臼至是竟廢申后并去太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為

烽燧約諸侯冦至則舉烽火乃舉烽火召諸侯諸侯悉
至而無冦褒姒大笑王説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
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國人皆怨又廢后去
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立
東遷于雒邑辟戎冦也平王之時周室衰微齊楚秦晉
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

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十三年伐鄭鄭射王傷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年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惠王犇溫居鄭之櫟王弟頹立為王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

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故五人因以作亂四年鄭虢伐之殺王頹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不克犇齊齊桓公使使平之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因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

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于汜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天王狩于河陽諸侯畢朝晉文公踐土之盟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

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却之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

之會崩子丐之黨爭立國人立長子猛是為悼王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之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齊田恒弑其君簡公二十年孔子相魯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

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趙魏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是歲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秦獻公稱霸王致賀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赧王延立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西周武公立公子咎為太子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說楚立之八年秦攻宜陽楚

救之將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絶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畏之史猒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

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名西周君西周君惡之周令人謂韓王曰秦名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可以盡矣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

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說秦白起

無攻梁四十二年秦破華陽梁城周從馬犯說也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則秦不王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相國之秦還而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𢍰狐後七歲秦莊

襄王滅東西周周亡

論曰周道備矣蓋文武周公之盛也至於東遷王綱陵遲蓋幽厲之所為衰也太史公追論營洛其意蓋曰周之興也以豐鎬亡也以洛邑其實不然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予因舊文畧討論之使學者可覽見焉

儼山集卷五十七

儼山集卷五十八

明 陸深 撰

史記二

吴記

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之兄也王季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避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季立是為王季而昌為

文王太伯之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吴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

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益大始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二年楚大夫申公巫臣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乃伐楚十六年楚伐吴至衡山二十五年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稱攝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願附子臧之義吴人乃舍之秋吴伐楚楚敗我師十三年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以次必致國於札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來犇予之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吴使季札聘於魯去魯遂使

齊去齊使於鄭去鄭適衛去衛適晉十年楚會諸侯伐
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
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四年餘眛卒欲授季札札讓
逃去餘眛子僚立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復襲
得舟而還五年楚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
者諸樊之子也嘗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
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

欲以襲僚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子胥之𢍰吳也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欲為父兄報仇耳於是子胥知光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子胥退耕於野以待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喪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絶吳後吳不得還於是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專諸曰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外困而內空也是無奈我何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僚飲僚陳兵於道自宫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佯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進食而弑僚公子光竟立是為吴王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命哭諸僚墓復位而待公子燭庸蓋餘二人遇圍於楚者聞僚弑而光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

臣伯嚭奔吳吳以為大夫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二公子光謀入郢將軍孫武曰未可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居巢而還九年西伐楚至於漢水與楚兵夾水而陳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事上利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大敗楚兵闔廬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犇鄖與鄖公犇隨吳遂入郢子胥伯嚭因以報父讎

十年春越聞闔廬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别將擊之秦兵救楚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而闔廬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自立為王闔廬引歸攻夫槩夫槩犇楚楚昭王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吳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徙鄀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句踐為檇李之戰使死士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而伐之敗之姑蘇傷闔廬指軍却七里闔廬病傷而死太子夫差立志報越每朝出入使人呼其

名曰夫差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夫差率精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句踐為人能辛苦後必悔之夫差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去七年吳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不聽遂

北伐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名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畱畧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伐齊歸十一年復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夫差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吳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夫差大怒賜屬鏤之劍以死齊鮑氏弑悼公夫差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兵敗乃引歸十三年吳名魯衛之

君會於槖皐十四年春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伐吴乙酉越與吴戰丙戌虜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敗於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吴晉爭長夫差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卒長晉盟已與晉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彊句踐伐敗吴師於笠澤二十年越復伐吴二十一年遂圍吴二十三年

十一月丁卯越破吳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殺吳亡越誅太宰嚭而歸

論曰語有之蓬生麻中予覽延陵季子之高誼喟然歎曰何其似太伯也太伯用以造周季札以而基禍豈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耶

儼山集卷五十八

儼山集卷五十九

明　陸深　撰

傳一

季札傳

季札者吳壽夢之子也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初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

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曰昔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立十三年而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致焉餘祭四年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而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

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之請觀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其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説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

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産如舊交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國將敗去鄭適衛説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

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餘

祭卒傳餘昧及餘昧卒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餘昧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又用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既而篡僚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闔廬命哭僚墓復位而待札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使子貢觀之其穿深不及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其壙左袒右旋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札凡事吳七主年九十餘卒孔子表其葬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毘陵之間尚有季札墓云

論曰司馬子長稱季子閎覽博物及觀嬴博之役又何深於禮也信乎附青雲哉

重修伍子胥傳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父奢兄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世有顯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

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於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王乃召其太傅奢考問之奢知無忌讒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王曰奢有二子皆賢可質其父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

死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名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尚欲往員曰楚之名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二子到則父子俱死矣何益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無俱滅為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然恨父名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員員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員遂

亡往從太子建於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若兵矣尚至楚楚并殺之員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能為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會從者告其謀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建建有子曰勝員懼乃與勝俱奔吴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員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員之急乃渡員既渡解劒與漁父曰此劒

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員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吳王僚方用公子光為將員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之邊邑鍾離與吳之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員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光謂王曰彼伍員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楚未可破也員知光有內志而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立是為昭王吴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吴兵之後不得歸吴國内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王僚而自立為王是為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吴吴亦以為大夫前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後聞僚弑而闔廬立遂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員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居巢九年闔廬謂伍員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

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吴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夘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與王奔隨吴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吴不吉乃謝吴不與王初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矣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為我謝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五百乘救楚六月擊敗吳兵於稷會闔廬久留楚求昭王

而王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乃釋楚而歸擊夫槩夫槩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内亂乃復入郢楚復與吳戰吳敗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闔廬病創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

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寛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卒與越平其後五年乃興師北

伐齊員諫曰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員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

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後悔無及吳王不聽使員於齊員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

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輒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員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員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

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欲殺長者乃

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

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

大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

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論曰事豈不有天道者哉伍子胥本用吳以報楚乃謀

越以忠於吳初言既酧交疏隕命倒行而逆施亦夫子

果於自與也尚之死足以稱仁子胥終有功名可以不死予往來江上未嘗不悲之

儼山集卷五十九